



講學鞭策錄  
全

13  
3452



門 13  
號 3452  
卷

講學鞭策錄序

邇者佐藤丈撮朱子書中關於學術  
綱要者輯為一卷首以立志之本繼  
之以操存精義之方習慣積熟之致  
而以好學論終諸題曰講學鞭策錄  
書已繕寫亟謂余以為此書之編非  
他也聖學之道朱子所以教人闡明  
備密無復遺蘊矣然朱子已沒學術

昭和30年2月4日  
辻村良衛氏書牘

浸乖不特詖淫妖妄之說競起而雖  
稱從事于朱子者夷考其所以爲學  
則徃徃不免與平日之訓背馳矛盾  
大率高明疏敏者每厭檢束涵養之  
實而不務渾厚淳質者又廢博攷審  
覈之功而不力由乎資質所得已如  
此而其意智所熟日見其趣是以不  
務者遂離規矩而到乎恣睢不力者

益趨省約而安于固陋其他不可枚  
舉以至於一言之是非一義之取舍  
向背從違亦各有所主而甚者至門  
專其學徒阿所好安排造爲瞞人自  
誣兩無所得而後已矣是正自古之  
可患者而近世爲尤甚以故竊不自  
量收錄日夕所講究精確詳的尤切  
于用力者如此以欲出入起居携持

奉誦以爲終身之箴至於同志之共  
是患者卽亦以此因事對證反復辨  
析以一其歸焉則將不須強辯多說  
而彼此交明自無所容夫資質之偏  
意智之私也是乃今日編錄之意尚  
恐後日之或忘盍爲吾識之篇端也  
余每歎意人生賦壽能逮百年者希  
矣其間穉騃戲惰老耄衰懶殆居其

半而天下無無事之人則其可用力  
於學者多不過三二十年而病累憂  
故不與焉倘有從學者則記問詞藻  
之好有害其術利澤聲名之誘有奪  
其志而世味經歷之熟又有薰鑠蠹  
蝕乎其中則方且淪胥以陷於鄙僻  
壞墮之域之不暇而况於望其有得  
哉設使有脫然能惡世累俗學之陋

欲有所自立者然已無明師良友指  
示輔導之則雖朱子全書具在而茫  
不知門庭塗轍之大端乃何以得實  
識固守及時進脩以不自失乎如此  
不但背朱子平日之訓而眩惑疑似  
之間將墜彼詖淫妖妄之說而不自  
知焉則其害又復有甚焉者是豈不  
可惜之尤而今一得此編潛心熟讀

之則朱子教人之要所始乎立志而  
終乎爲聖者粲然明該如白日大路  
冬緼夏葛不可得而易而又不可得  
而闕矣由是用力而益及其全書細  
考篤踐孜孜不已則向上所詣其不  
可測矣然則此編之成爲今日學者  
之大幸亦豈可勝言也哉嗚呼士不  
學則無可言矣苟有志乎學不能於

此警惶奮勵而徒群居終日聚頭閑  
議因循玩愒取適目前時馳歲去太  
耆將至其從來所爲所得適不勝其  
可悔而悲歎放曠直與蠢植糟粕共  
朽腐而止則亦殊可恥而又獨何心  
歟是又余之所大歎而深懼者因遂  
并書之以庶幾乎鞭策之益焉抑猶  
有可慮者自今學者讀此編而講之

能有所警勵興起則誰不一旦勇進  
直前以有爲也惟其及乎日復一日  
進步稍艱銳氣微沮則又安知向之  
所謂俗習聲利之急世味經歷之熟  
者不乘虛投間引已以入鄙僻壞隘  
之域耶語曰慎終如始又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斯言也旣以自爲誦而  
又爲吾丈誦之又徧爲讀此編者誦



初求全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心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爲樣子說人性善皆可以爲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

引成覲顏淵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爲末後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又舉顏子仰之彌高一段又說人之爲學正如說恢復相似且如東南亦自有許多財賦許多兵甲儘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復只爲祖宗元有之物須當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今人爲學彼善於此隨分做



箇好人亦自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爲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不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所以須要講論學以聖賢爲準故問學須要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方是學問然此是大端如此其間讀書考古驗今工夫皆不可廢因舉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章失子語類百五十八下同

○昨日所說爲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爲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爲堯舜道理分明否

又見得我可以爲堯舜而不爲其患安在固是孟子說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端非不時時發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爲堯舜且子細看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因舉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謂不弘不篤不當得一箇人數無能爲輕重

○從前朋友來此某將謂不遠千里而來須知箇趣向了只是隨分爲他說箇爲學

大學去看來都不得力此某之罪今日思  
之學者須以立志爲本如昨日所說爲學  
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  
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  
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此道理便休  
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  
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  
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  
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

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  
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  
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  
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  
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  
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

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列

成觀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為為此學者之大病八

○若道生做一世人不可汎汎隨流須當了得人道便有可望若道不如且過了生更不在說須思量到如何便超凡而達聖今日為鄉人明日為聖賢如何會到此便一聳拔從身著如此方有長進若理會得也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悠了百十七

○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著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於無成百二十六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播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

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

浮濟得甚事八下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舡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或言在家哀哀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

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  
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  
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多少工夫  
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  
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袞是爭那裏去公  
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  
幾箇三五年耶百二  
十一

○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  
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

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  
此言雖若未是大過然耶此可見其無志  
其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真箇做工夫人  
便自不說此話百十八耶  
當作即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  
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  
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  
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  
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

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百四下同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百二十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任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

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  
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  
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  
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  
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  
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  
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  
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  
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

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  
作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五十二

○與或人說公平日說甚剛氣到這裏為  
人所轉都屈了凡事若見得了須使堅如

金石

百二十一

○學者不立則一齊放倒了八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  
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  
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

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  
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  
哉十三  
下同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  
操上食稿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  
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  
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  
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  
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愛官

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答王子合書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

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

朱子文集  
四十九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

便差了也

語類  
十三

○財猶臙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百三  
十八

○人須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為



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答蔡季通書曰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為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

道難矣

文集四十四

○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

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

視彼污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

語類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

切已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

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賭當

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已孔子曰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

已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爲時君言在學者  
亦是切身事大凡爲學且須分箇內外這  
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  
趨便有箇爲義爲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爲  
義從那邊便是爲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  
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  
割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  
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  
夫曰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

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  
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  
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  
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  
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  
心便恁疊疊地去了千名逐利浸浸不已  
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百十九  
○答呂子約書曰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  
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

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文集四十七

○答吳伯豐書曰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

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五十二

○答石應之書曰熹衰病日益沈痼數日來又加寒熱之證愈覺不可支吾相見無期亦勢應爾不足深念猶恨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便中寓此以代面訣五十四

○今爲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

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語類百七下同

○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太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沉游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

可鄙厭三十五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十一一如十二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十三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

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文集八十一

一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旣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

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旣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

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  
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  
進以免於躡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  
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  
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  
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  
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  
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  
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  
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  
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  
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  
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  
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

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其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

又右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



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大學或問

○答胡廣仲書曰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

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  
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  
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  
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文集四十

二下  
同

○答胡廣仲書曰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  
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  
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  
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

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  
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  
五峰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  
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  
謂耶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  
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  
上蔡五峰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  
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  
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

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  
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  
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  
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  
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  
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  
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  
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

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  
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  
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  
○答林擇之書曰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  
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  
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  
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  
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  
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

節次進步處耳

四十

○答范文叔書曰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為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三十三

○答潘恭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五

○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

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

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會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

語類百十八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

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  
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  
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  
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  
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  
他常在裡向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  
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同下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

妄動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  
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只才整頓起  
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  
慮自一百二十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  
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  
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  
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

二十

同下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胡問靜坐用功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又曰靜坐息閑雜思量則養得來便條暢百二十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

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  
底物事如何空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  
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  
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  
百十  
八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  
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爲靜坐但只令  
放教意思靜便了十二

○答呂伯恭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

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  
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  
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源今亦當且就整  
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  
成病耳文集三十五

○答何叔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  
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爲之  
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  
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

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

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別集四

○答林擇之書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



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文集四十三  
○答方耕道書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

四十六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

靜無違表裡交正須更有間私欲萬端不  
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  
綱既淪九瀆亦斃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  
卿司戒敢告靈臺五十八

○行宮便殿奏劄曰臣竊惟皇帝陛下祇  
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  
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  
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  
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闕靡以為

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  
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  
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  
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况於帝  
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  
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  
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  
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  
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

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  
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  
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  
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  
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  
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  
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  
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  
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  
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  
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  
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  
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  
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  
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  
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  
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且古且今不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

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

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  
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  
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  
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  
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  
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  
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  
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  
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

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  
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  
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  
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  
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  
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  
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

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  
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  
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  
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  
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  
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  
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  
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  
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

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疆不  
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  
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主以著明人主講  
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  
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  
勉彊盲聾扶曳跛臂以汙近侍之列而爲  
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  
留神財幸取進止

○答吳晦叔書曰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

之說反覆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  
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彙  
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  
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  
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  
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  
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  
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  
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  
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

其大者哉

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  
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  
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

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  
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  
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  
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  
之事知  
之淺而行  
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太學則其  
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  
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

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  
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  
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  
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  
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  
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  
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  
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

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  
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  
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  
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  
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  
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又進以  
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  
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  
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



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

抑聖賢所謂

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

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

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

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

乎此也

候于所關總老默識之是識其底上之言止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

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

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

所謂克已私集眾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

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

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

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

察而詳論之四十一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此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

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

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  
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  
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  
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  
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  
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  
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

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  
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  
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  
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  
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  
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  
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  
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

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  
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  
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  
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  
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  
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裡精粗無所不盡  
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  
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  
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

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大學  
或問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  
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卽我之  
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分卽我之  
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  
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卽曉此  
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  
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  
之外別有致處也

語類  
十八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百二  
○黃去私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爲子知孝爲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割得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五十

○知便要知得極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如這一箇物四陲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到那物極處八十

○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个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十五  
下同

○格物云者要窮到九分九釐以上方是格  
○問事各有理而理各有至當十分處今看得七八分只做到七八分處上向欠了分數莫是窮來窮去做來做去久而且熟自能長進到十分否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從容再三詠一熟字百十七  
○余國秀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

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百二十

○如人要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弄久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

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  
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  
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  
後自無百十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  
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  
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  
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  
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

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  
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源說讀書須是成  
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  
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  
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  
學者若已曉得太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  
不去某這裡略些數句發動自然曉得今  
諸公盡不曾曉得縱其多言何益無他只  
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百二十一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底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裡又不穩帖拈放那裏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裡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

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七百十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



方得公等每曰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百二十一

○吳棻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

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

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

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二百

十  
○答呂子約書曰後書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

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

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

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

乃悖之甚邪

文集四十七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

大灋之所在固有不由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七十

○答張敬夫書曰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

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

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三十一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

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之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

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

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  
已治人之實也七十八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  
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  
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  
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  
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  
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

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  
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  
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  
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  
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  
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論語集註

講學鞭策錄 終

佐藤直方先生著

大學全蒙擇言

鬼神集說

道學標的

排釋錄

貞享元甲子歲

原刻燒七

寬政十戊午歲

再刻

皇都書肆

久保權八

朝倉義助

梓行

跋講學鞭策錄

為學之方朱子明之至矣盡矣今  
究其要而舉之不過敬義兩言而  
至於日新之功上達之效則全在  
乎積累習熟而已矣頃日略掇其  
尤確實緊切者集次為一編然學  
者志不先立焉則千言萬語皆無



用之贅也耳尚何學之可議哉故  
 又冠立志一節於最首以備乎觀  
 省做戒之資焉先生嘗有言開卷  
 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  
 鞭策吾輩所宜深致思也  
 天和癸亥冬至日  
 佐藤直方謹識

山寄閣齋先生門人編集略書目

御書物所 京都三條通堺町 出雲寺松栢堂	垂加靈社叢書 自初帙至三帙 全三冊	小經本註 全三冊	孝經刊誤 全	敬齋箴 全	五友詩 全	朱子社倉法 全	經名考 全	性論明備錄 全	城南雜錄 全
	近思錄 大本無點 小本備考	朱子行狀 全	雲谷記 全	八景詩 全	道學標的 全	刑學經 全	講學鞭策錄 全	排釋錄 全	鬼神集說 全

